

177645

# 神州電訊社

只供參攷

請弗披露

號 126 第訊特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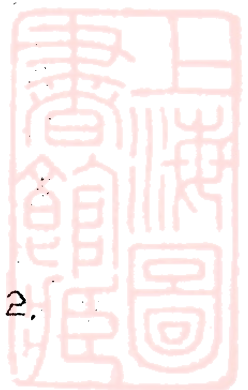
號 四四一三四 話電 號四七三一路北川四海上 址社  
九二一六(二〇)

## 改革幣制抉微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美總統杜魯門向國會提出的咨文，曾列舉美國實行對外援助的經濟條件七項，其中第二項說：「接受援助的國家，須採取穩定通貨必要的財政和貨幣的措施，這立或維持適當的滯率，並且一般地恢復或維持它貨幣制度的信心。」自從這一個消息傳出之後，我國「改革幣制」的舊調，又被重彈，並被描繪得活龍活現，好像祇要美援有着落，「改革幣制」立即可以實行。一般報紙和定期刊物，也以「改革幣制」為題材，展開了白熱化的論戰。而一般身經法幣制度的成長與枯萎的老百姓，聽到了這許多傳說和論戰，却頗惶惑。原來這種傳說與論戰，發生已不止一次，在每一次的傳說與論戰中，社會的財富必經過一次高度的集中，使他們受到無妄的「幣災」。

「改革幣制」的傳說，由來已久。勝利以前的且不去談它，即勝利以後，也已三次：而每一次的傳說，都



配合着爭取美貸。第一次發生於一九四六年九月，這正是政府和美國簽訂轉讓太平洋剩餘物資協定的時候。那時的傳說是政府將以中央銀行的庫存金充作準備發行採幣。一九四七年二月，黃金風潮爆發以後，這個傳說便「消聲匿跡」，原來那時黃金庫存已不充份，那裡再會有人相信這種傳說？既然沒有人相信，傳說的人自然也就絕跡。第二次是發生於一九四七年八月，魏德邁來華調查的時候，這傳說比前一次較為具體，大約是美國將轉讓白銀一億九千萬盎司，以便中國恢復舊銀本位制，並說新幣有硬幣與紙幣二種，紙幣與法幣的折合率是一比二〇〇。硬幣即銀元，它和美金的比例價是三比一。這一個傳說的根據，祇不過是美國一部份白銀派議員的建議，並不是正式的計劃，而政府中有些人為了支持「戡亂」財政，就「依樣畫葫蘆」地張揚傳說起來。等到魏德邁離華發表聲明，「美援暫時成了泡影」，這個傳說也就跟着煙消雲散。

這一次是第三次：去年十二月，美國國會特別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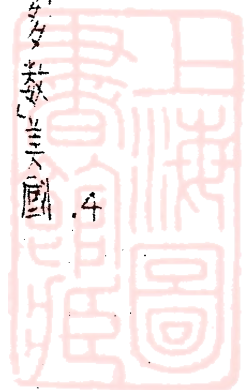
議曾通過對法義奧和中國的緊急援助法案，援助經費共五億四千萬美元，其中中國佔一千八百萬美元。這是暫時性質的援助，至於長期的援助計劃，要在今年第八十屆議會中提出。配合這個關鍵，參酌了上述杜魯門的咨文，改革幣制問題，又被當局提出，而為各方所矚目。貝祖詒赴美以後，傳談更為熱鬧，傳談中的方案很多，歸納起來，其內容大體不外：(一)新幣為硬幣，採用銀本位制，其價值按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以前的比例，每三個新幣折合美金一元。新幣發行以後，法幣全部收回，並統一全國幣制，包括東北流通券，台幣與新幣在內。實施這一個方案，要美國貸給白銀。(二)採取金匯兌本位制，新幣幣值與美元取得密切聯繫。實施這一個方案，要美國貸給美元。二月七日，立法委員暨全經會秘書長樓桐蔭語合眾社記者：「貝祖詒正在與美協商三億至五億元的貸款，作建立中國新幣制用。」他並透露：「我國改革幣制計劃有二種，正由貝氏提請美政府考慮中。」他復稱：「計劃中的新

幣制，可能係金本位，而以銀幣為輔幣，至多效美國人所建議之純粹的銀本位制，我國不宜採行。同日合眾社華盛頓電，美政府要求國會撥款五億七千萬援華，其中包括貨幣平準基金。八日中央社南京電稱這五億七千萬美元中並未包括「改革幣制基金」。

根據這些情報，我們所以知道「改革幣制政府確在積極打聽」而改革的本錢要靠美貸，改革的時期當在美貸實現之後，這樣的「改革」可能招致怎樣的後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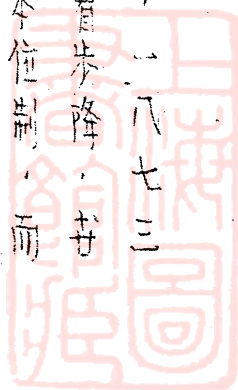
對於這個問題要有比較深切的認識，不得不先從法幣的本質談起：

我國的幣本質，在實施法幣政策以前是銀本位制。銀本位幣是金本位幣的附庸，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金銀的比價率，經常徘徊於一比一五·二九與一比一五·七〇之間，銀的購買力，如以一八六七—七二等於一〇的話，則在英國平均為一〇·七二，在美國平均為二〇·四。銀價和銀購買力比較穩定，故鑾在各國，除英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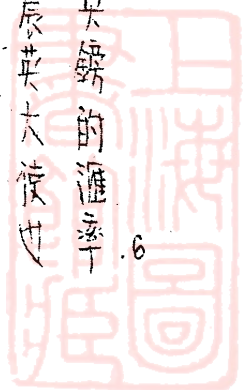


幾無一不採用銀本位或金銀複本位制的。一八七三年以後，銀價逐漸低落，銀的購買力也跟着步降，世界各國的貨幣乃相繼放棄銀本位和金銀複本位制，而改採金本位制。到一九二五—三〇年間，金銀的比價率已跌到一比四五—三三，同時銀的購買力在英國則為四三三，在美國則為三八·一。一九三三年倫敦的大國自銀協定穩定了銀價，一九三四年美國的購銀法案，又提高了銀價，但銀購買力却並未正比例地提高，於是我國存銀，不絕外流，白銀出口稅和平衡稅的征收，仍不能緩和或減少白銀的外流。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國貨幣的對外價值，全受倫敦和紐約銀市的支配，而貨幣本身不曾成了金鎊和美元的俘虜。

一九三五年九月，英國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途經日本，前來中國，向中國政府建議實施法幣政策。十一月三日，財政部長孔祥熙和英國大使賈德幹及李滋羅斯會晤後，即於當晚十一時發表金融改革令，規定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計發行的鈔票為法幣。



，並實行「白銀國有」。同時，又規定法幣和英鎊的匯率是法幣一元合英鎊一先令二便士半。四日晨英大使也向僑華英人發佈命令，飭服從國民政府頒佈的「金融改革令」。從此之後，法幣便和英鎊結了聯繫。雖然這個政策曾粉碎了當時日本「圓集團」的陰謀，但法幣却成了英鎊的附庸。它脫離了白銀本位，而以外匯為本位，它的信用要由外匯價格來決定。不僅如此，政府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必須厚集外幣準備，故又和美國談判，簽訂協定，由中國以每盎斯六角五分美金的代價，出售白銀五千萬盎斯於美國，因而獲得大量外幣。一九三六年一月，又和美國締結中美貨幣協定。根據這一個協定的規定，中國政府得按照美國官價，向美國購買黃金。名義上是在求幣值的穩定，實質上法幣和美元，結了一層更密切的從屬關係。那時政府為取得人民對於法幣的信心，法幣的發行與準備，列必每週公佈一次。抗戰軍興，政府為了徵發物資，遂膨脹發行和準備的數字也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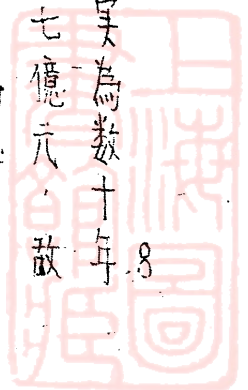


公佈，人民對於法幣的信用，從此發生了懷疑，到三十一年七月一日，中央銀行更擇縱了集中發行和集中準備的特權。在抗戰初期，英美對法幣信用的維持，曾予相當幫助。從抗戰開始到一九四〇年二月，英政府借與中國的款項，共計一億一千八百五十萬鎊，其中指定為「整理內債」、「維持法幣」、「穩定匯率」、「平衡平準基金」、「平準外匯」、「增強財力」的，先後達八千萬鎊。佔借款全部的百分之七四強。在同一時期中，美國借給中國的款項達七億四千七百八十萬美元，其口指定為「支持我國外匯」、「調整我國通貨」、「平準外匯」、「增強財力」等等目的，達六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佔美國借款全部的百分之八五。美國借款的大於英國，正顯示出法幣早由英鎊的附庸，走向了美元的懷抱。到抗戰後期，它便成了十足的美元的附庸了。現在各方所關注的「改革方案」，趨勢仍舊要以美債作本錢。那麼即使改革成功，則新幣和法幣，本質是沒有甚麼分別的，它依然是美元的附庸。



抗戰勝利結束的時候，政府財庫的赤字為數十年來所未有。持有黃金近五百萬兩，美金近七億元，敵偽資產約百億日元，總計合當時的法幣約十萬億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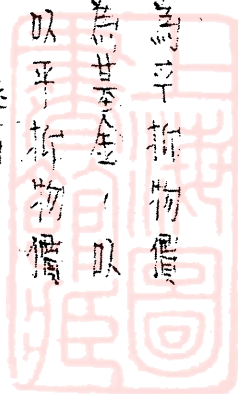
而那時的發行額不過五千億元。不僅如此，由於廣大淪陷區的一一收復，法幣流通區域，由原來的西南一隅而豁然擴大收復區一般人民對於法幣亦漸具信心，真正是改革幣制的千載一時的良機，然而當時理財當局的政策與行政當局的政略策略採取了同一的步調，利用財政上的絕對優勢，建立了絕對優勢的官營資本。他們認為經濟如為民間自行控制，政府不能指指如意，便是政府的恥辱。因此，對於敵偽的工廠和企業，完全收歸國營，在國營的招牌下培養出額大的資本。在另一方面，因為經濟有充分的把握，對法幣有絕對的信心，認為八年的發行，只要一舉手便可全部收回；對於內戰，認為短時可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當局者認為即使內戰繼續進行，但經濟基礎不致動搖，儘可一面作戰，一面穩定經濟。於是從一九四六年二





三月間，開始恢復拋售黃金，以壓抑金價為平抑物價的手段。三月間，開放外匯，以五億美金為基金，以二〇二〇對一的低匯率無限止賣出，藉美貸以平抑物價。這是一種虛驕輕慢、自恃力量充足、公開擺擂台、持黃金外匯以打擊市場的漲勢，可是這種設施，終因內部的擴大與持久，消耗龐大，通貨不但不緊縮，反迅速膨脹，到一九四六年底，通貨的發行額已出五億元擴大到四百億元，五億美元和五百萬兩黃金，對此滔天的通貨膨脹猶如泥牛入海，毫無影響；持殘資本日益壯大，民間企業逐漸窒息，到一九四七年二月，這種政策，便全部失敗了。

黃金局案，外幣耗盡，改革幣制的基本錢也沒有了。於是，在唯美援是賴的眼光看來，要改善幣制，自然祇有美貸成功，才是唯一希望。這就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以前的「改革幣制」傳說，新幣可以中央銀行應付黃金外匯準備，而一九四七年二月以後的傳說，漢學黨美貸的假因。——那麼美貸究竟是否可以幫助中國改革幣制呢？



先讓筆者來計蘇一下，美貸的數目：根據筆者手

頭所有的一些確實可靠的材料，勝利以前的不蘇，祇

說勝利以後的一八一四六年九月到一九四七年十二

月十九日美國議會通過的一十八百萬美元緊急援助案，

為止，美國對中國的援助，計有：(一)抗戰結束後得到

的軍備租借十二億五千二百萬美元；(二)聯總救濟物資

六億七千五百萬美元；(三)戰後軍備租借一十五萬美元

；(四)進出口銀行信用貸款二億一千七百二十一萬另二

百八十萬美元；(五)太平洋剩餘物資的轉讓計九億美元；

(六)聯總結束後救濟物資三千萬美元；(七)棉花貸款八十

萬美元；(八)緊急援助貸款一千八百萬美元，共計三十

二億二千二百二十一萬另二百八十萬美元。抗戰時期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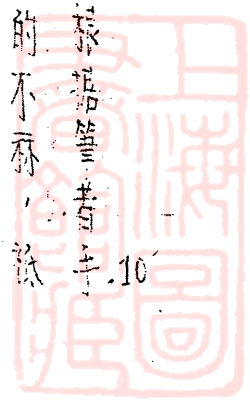
借外債被指定用以充作穩定幣值用的計美金八千萬鎊

，美金六億二千五百萬元。勝利以後，美國的貸款前

後共達三十二億二千二百二十一萬另二百八十萬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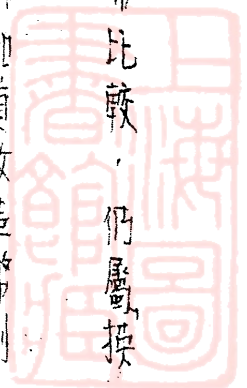
元。這許多外援，尚且不能使幣值穩定，那麼區區五億美

元左右的貸款，即使能夠借到，而使幣值穩定的其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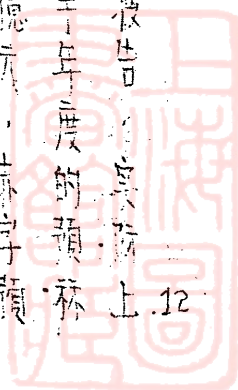
條件不能具備，則改革後的貨幣與法幣比較，仍屬捉  
湯不換葉，無補於實際的。

這是常識，不是高深的理論。誰都知道改革幣制  
必要具備的基本條件，第一是財政收支的平衡，或有  
逐漸平衡的希望。這意思就是財政的支出，不能再仰  
賴於發行，否則新幣發行以後，通貨還是繼續膨脹，  
新幣幣值繼續致跌，結果仍免不了重蹈法幣的覆轍。  
那麼財政收支的情形怎樣呢？一九四六年的預算，歲  
出是二萬五千億元，歲入是二萬零五百四十億元，赤字  
是五千億元。而實際的收支，據財政部次長李儼在參政  
會報告，歲出是比預算增加一倍，為五萬億元，除歲  
入二萬億元外，赤字達三萬億元，弥補的手段是發行  
。一九四七年的預算，歲出是九萬三千二百億元，歲  
入是七萬二千億元，赤字達二萬一千億元，而實際的  
收支，據今年一月三日財長俞鴻鈞在參政會駐會委員  
會的報告是：「支出為原預算九萬三千億的四倍半，收  
入是十三萬億元。」收支相抵，赤字約為三十萬億元。



彌補的手段，也是發行。這都是官方的報告，實際上  
的赤字，恐將更大於此。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度的預  
算赤字是九十六萬億元，歲入是五十八萬億元，赤字預  
定為三十八萬億元。吳味洪稱時，赤字不知又將多少  
？在這種趨勢之下，財政的收支，怎會平衡或漸趨於平  
衡呢？

第二個必要具備的基本條件是國際收支的平衡或  
有漸趨平衡的希望，因為幣制改革以後，新幣的對外  
價值不但要使其穩定，而且在匯率訂定之後，應當較  
復外匯的自由買賣，否則新幣的對外價值，便不易穩  
定，對外價值不穩定，馬上就會影响到對內價值的穩  
定，而走著法幣的老路。然而在貿易的鉅額而長期的  
入超之下，貨幣的對外價值是很難穩定的，中國的對  
外貿易，一向是入超的，抗戰結束以後，入超的比率  
更大了。抗戰前輸入與輸出的比率，差不多是二比一，  
現在相差最大時，竟超過了十比一，一九四六年的入  
超是五億美元，一九四七年是四萬三千萬四十八億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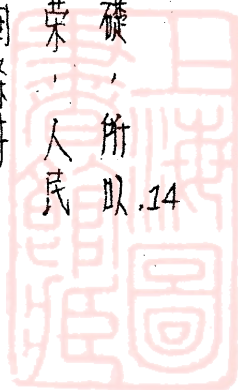


折合美金約為二億五千餘萬美元，這祇是海關上有記錄的數字，此外走私的進出口貨，為數也不在小。不但如此，在這烽火連天，鐵路寸斷，生產萎縮，運輸困難，匯率極低的情況之下，出口貿易形同窒息。至於一九四七年入超的銳減，也並不是貿易趨勢好轉的現象，而是政府外匯頭寸短絀，實施限額輸入的結果。此種貿易政策，徒使國內工業原料銳減，生產陷於停頓。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借到一筆巨額的外幣，充作「改革」的基金，也填不了無底漏洞的消耗，而改制後的幣值，也難於穩定。

第三個必要條件是生產力的增加，使生產與消費平衡，至少也要有逐漸平衡的希望。這意思就是說一切生產要不斷地增加和擴大，逐漸趕上甚至超過實際所需最低限度消費的需要，並且要消滅一切不必要的，甚至對一般人民生活不利的消耗。一定要在這樣的前提下，改制以後的幣制，價值纔能穩定。例如最近蘇聯的改革幣制，第四次五年計劃的加速推進與烏

克蘭等區小麥的豐收，便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所以盧布改制以後，各地物價普遍下降，貿易繁榮，人民的生活水準，也逐步提高。如果不具備這一個條件，則財政收支和國際收支必不能平衡，即使以政治方式，強制其平衡，新幣一時沒有增發，匯價一時也告穩定，但生產的萎縮，必然會招致物資的缺乏，物價的高漲，新幣的對內對外價值，必致不能穩定。這次法國法郎貶值要把票面五千以下的法郎券收回以後，國內物價普遍高漲，人民生活益為困苦，這便是一幅很好的寫真。那麼中國目前的情形怎樣呢？硝煙籠罩了整個國土，汙了流亡，田園荒蕪，動力不足，機械停滯，原料缺乏，生產萎縮，鐵路寸斷，運輸僵化，這種種情形，既不如前年的匈牙利，更不如目前的法國，要想以改革幣制來穩定經濟，乃類於癡人談夢！

第四個必要條件是必須取得貨幣的自主權。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其貨幣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權力，否則就是不為主權國家的附庸，也難免不被劫持而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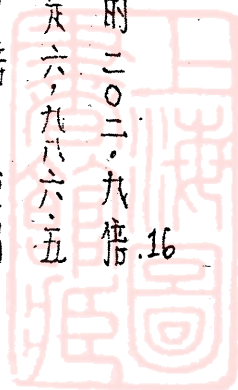
充得勝的。自國的貨幣成了他國貨幣的附庸或俘虜，決不能爭取經濟的獨立自主。在這次戰爭以前，投附於英鎊集團，美元集團，甚至「日元集團」的貨幣，其結果那一個不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目前當局要「改革幣制」，唯美貸是賴。靠美貸來改革的幣制，則新幣不是美元的附庸是什麼？貨幣的獨立自主權喪失，從而無由爭取經濟獨立的自主。不差，「改革幣制需要一筆龐大的基金，然而我們相信，改革幣制的目的若是純粹為了發展建設，改善民生，必能獲得大多數國民的支持，基金數目雖大，亦不難自己籌措，不必乞援於外力。

上述四點，都是改革幣制所必需的前提，不具備這四個條件，便談不上甚麼改革幣制。當前的我國，並沒具備這四個條件，而侈談改革幣制，這是甚麼原因呢？

第一是要想藉此掩飾財政的危機，抗戰結束以後，由於國內的變亂不靖，政府財政的支出飛速增進，

一九四五年的歲出預算是一九三六年預算的二〇三·九倍，一九四六年是一八九六·五倍，一九四七年是六，九六六·五倍，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迅速增加到七一九·四〇倍。歲出的購買力，假定一九三六年是一百的話，則一九四七年已降到十七。不僅如此，逐年稅收總額在歲出中所佔的百分比是在迅速地下降，一九三六年所佔的比率是百分之七十一，一九四五年以後，祇有百分之十了。這些數字，顯示出通貨膨脹的日趨嚴重，今後的趨向，財政收入的增加遠不及物價的上漲。這種情形，對於政府是一個重大的威脅。因此，一月初旬的國務會議的特種審查小組會議在討論國家總預算時，便極力主張「改革幣制」，想藉「改革幣制」的烟幕來掩飾當前的財政危機。

第二是要藉此解決發行的困難。由於法幣的惡性膨脹，法幣價值的賤低，已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根據中國經濟研究所的統計，今年一月第四週上海的批發物價總指數是戰前的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一倍，法





幣的購買力祇有戰前的〇。〇。〇。五，即五千閩金大票的發行，也祇等於戰前的五角輔幣券，因為萬元以下鈔券的發行，已不够印刷成本，這對於發行是一個很不經濟的辦法。在這種情勢之下，鈔票面額的愈發愈大是不容有疑問的。以是五千閩金大票出古还不到二個月，五十萬新大鈔已有準備發行的傳說，這樣地發展下去，對於政府也是一個很重大的威脅，為要緩和這種威脅，「改革幣制」便成為亟時的符咒。

第三是要爭取美援。筆者在上回業已指出，每一次改革幣制傳說的發生，和爭取美援都有着密切的關係。而這一次的傳說，又配合着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與今年一月六日杜魯門向議會的咨文。杜魯門在後一個咨文中說：「一個供不應求的緊急救濟需要和加速復興的援助中國的特別方案，將提出於議會。在這個緊急關頭，自然要加緊「改革幣制」的宣傳，以便減少美國人民反對「援華」的阻力，祇使更大數目的美貸得以順利通過。這一個企圖，在官方人士或半官方人士的「改革幣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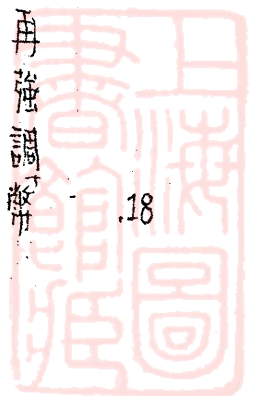
論調中，已充分地流露了出來。

從這幾方面來看，我們可以了然最近一再強調幣制改革勢在必行的用意所在了。

現在我們再要檢討一下傳談中的改革方案。方案的詳細內容，因為傳談者沒有全部透露，我們也無從探知。這裡所談的，祇是一些原則。

先談本位問題：傳談中的新幣，可能有三種不同的本位：銀本位、金本位和金滙兌本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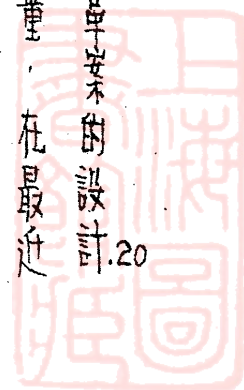
銀本位制據說是美國銀派議員投意的。美國的銀派議員為了維護銀鑛老闆的利益，主張美國政府購買他們的白銀，借給中國，製造貨幣。而中國正急於要借到一筆錢以援救財政的危機，祇要有錢，不問是黃金、白銀都無不可。前者不易到手，那麼後者也是好的。傳去年冬季，美國參議員周以德訪問南京，曾暗示中國如能恢復銀本位制，則美國願意供給白銀。於是我們就擬訂了銀本位的改革方案。銀本位是否行得通呢？望者在前面已說明一八七三年以前，世界上祇



有英國的貨幣是金本位的，其餘的國家，都是行使銀本位或金銀複本位。一八七三年以後，銀購買力的不斷跌落，行使銀本位，很是吃虧，故在界各國，都先後放棄了這兩種本位，而採取了金本位；德國於一八七一年採用金本位，於一八七三年廢止銀幣。同年法、比、荷、葡三國，限制鑄造銀幣，斯坎狄那維亞半島三國訂立貨幣同盟，採用金本位。一八七四年，美國取消銀為法價幣的資格。拉丁貨幣同盟限制鑄造銀幣。一八七五年荷、葡、義、大、利也限制鑄造銀幣。一八九二年奧匈聯邦採用金本位。一八九三年印度停止自由鑄造銀幣。一八九七年日俄兩國採用金本位。一八九九年印度採用金滙兌本位。一九〇〇年美國正式採用金本位。一九〇一年多米尼加採用金本位，一九〇二年暹羅，一九〇三年哥倫比亞和菲律賓，一九〇四年巴拿馬，一九〇五年墨西哥，均先後採用金本位。一九〇六年海峽殖民地也採用金滙兌本位……到目前整個世界的幣制，依然採取銀本位的祇有阿比西尼亞

一國了。這些鐵案似的事實，這一幣制改革案的設計，難道不知？不僅如此，世界的白銀產量，在最近二十年中（一九二〇—一九三九）最高的是一九二九年，總數為二億六千一百萬盎司，平均約為二億盎司。這次戰爭結束以後，世界的銀產量還沒恢復，而銀的工業用途日有增加，所以世界的存銀並不甚多。據一般估計，美國聯邦準備銀行所有白銀可供輸出的不過值一億七千萬美元，決不能供給中國鑄造貨幣，故目前世界的白銀存量，尚不夠中國鑄造新幣之用。所以採取銀本位，充其量亦不過談說而已。

金本位呢？要採用金本位，必須恢復黃金自由買賣，要恢復黃金的自由買賣，須有充分的黃金準備，那麼中央銀行到底有多少黃金準備呢？據一般估計，原有庫存約四十萬兩，一九四三年十月，向美國以借款購進黃金二億美元，計五百七十萬兩，兩共六百一十萬兩。抗戰期間陸續售出二百七十萬兩，至抗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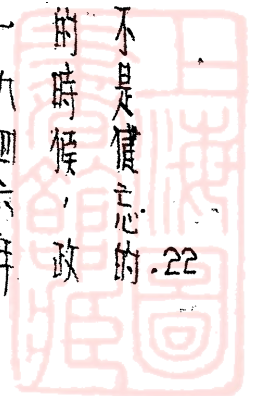
結束時尚存三百四十萬兩。後來接收敵偽遺存黃金共六十萬兩，連前存共有四百萬兩。自一九四六年三月黃金恢復拋售，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停止拋售為止，十一個月中，中央銀行拋售的黃金，據黃宇乾的報告，共為三百五十萬兩。一九四七年二月以後，中央銀行的黃金雖祇進不出，但以牌價與黑市距離過遠，往來的人不多，收入有限。輸入的黃金亦幾等於零。是以一般人士都認為中央銀行庫存黃金決不會超出一百萬兩。這區區的黃金，怎夠充金本位幣的準備呢？如果向美國借黃金來充準備，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當今世界採取金本各國，黃金的自由兌換，迄未恢復，中國那裡會單獨採取這種制度呢？如此議定是「此路不通」，所謂新幣將採取金本位者，完全是欺人之談。

金匯兌本位呢？金匯兌本位原則上應當確定匯率，並無准許無限制地買賣外匯。這在目前戰亂時期，資本隨時有逃避的可能，以及入超龐大，出口零息的

狀態下，也是完全沒有把握的。倘使我們不是健忘的話，當还记得得一九四六年三月，外匯開放的時候，政府手中所擁有的外匯準備有五億美元，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實施貿易的管理制度時，已耗去了一大部份，到一九四七年二月，頒行「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的時候，所有外匯，已消耗殆盡。五億美元的外匯祇用了十一個月，那麼現在即使能够借到三、五億的美元，來充作外匯的基金，穩定外匯價值的時期，也不會長久。

銀本位、金本位和金匯兌本位既然都少有實現的可能，那麼所謂「改革幣制」如果實現的話，可能採取的方式，恐怕還是「管理貨幣」。管理貨幣的外匯價值一定採取一種釘住政策，在這釘住的匯率上，無限制供給外匯，來維持它的對外價值。目前行使的法幣就是「管理貨幣」，倘使「管理貨幣」可以解決問題，那麼法幣儘維持下去，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其次，再談一談新舊幣的折合率問題：「改革幣制」，舊幣將以甚麼比率來折合新幣？這在實施以前除吳



既負責者外，是很難知道的。因此，這裡所談的也祇是原則。

去年蘇聯改革幣制，採取差別折合率，保障了一般人民大眾的利益，收獲效果甚佳。因此，我們政府中有一部份人士也主張依樣畫葫蘆地模仿一下。但是在我們看來，這未免忽視了兩個國家經濟本質的不同。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而中國的經濟基礎還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在蘇聯可以通行無阻的經濟設施，在中國却不一定行得通。同樣一個辦法，行於蘇聯可大家有利，推行成功，行於中國，祇有少數人吃甜，多數人吃苦，甚至於引起更多的不安與騷亂。因此，一般老百姓在經濟制度的本質沒有改變的時候，亦並不存此奢望。

據一般人士的觀察，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真要改革幣制，新舊幣的折合率，大體上是不可能採取統一的折合率，而且折合率一定相當的高的。如果這個估計距事實不十分遙遠，那麼新舊幣折合率公佈以後，可



能引起物價的迅速高漲，陷市場於混亂。這我們也可舉一個歷史做例：抗戰結束以後，偽幣「中儲券」和法幣的折合率，配合當時的物價應當是四比一，政府却過份地抑低了「中儲券」的價值，把折合率訂為二百對一，結果造成了物價的空前暴漲，在很短的時間以內使法幣還原到它原有的水準。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儲券」和法幣的折合率公佈以後，到一九四六年初這幾個月內，物價的上漲，每月平均達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相反的，對偽幣「銀券」的折合率，政府宣佈為五對一，華北物價上昂的速率，和華中相較就有「望塵莫及」之感。所以新舊幣的折合率定得過高的話，那麼這一段歷史的教訓，便是前車之鑑。

最後我們要指出，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實施改革幣制，而依舊採取「管理貨幣」制度的話，（因為銀本位、金本位和金匯兌本位都難以行得通）那麼一轉手間，社會的財富，又要經過一次集中，而一般中產以下者又要遭受一次「幣災」，新幣的命運，依舊是法幣的「替身」！